

# 洞契玄密 显易简能

——“小成图”理法初探

就“易学”致用而言，庞博繁杂，百代迂曲，万径异趣。倘要贯而通之，以至无碍，可谓“皓首难穷，渺无涯际”也不为过；概而言之，总不出易与术数两脉，或二者兼而有之者。后世所谓“易学”，多由历代贤明以易为纲，博杂圆融、演释明文而流传。今之于学，论及分野者鲜矣！且不论其优劣若何，但仅就其命名而言，我且假名为“麒麟之式”或可，诸如奇门、太乙、六壬、梅花易、六爻纳甲以及四柱、星相等无不出其左右。今人霍斐然先生，乃当世易隐。其幼及韶年喜易向道，老而弥坚。于天文、术数、医卜、养生无不精研入微，慎思笃学，旨在“穷理尽性乃之于命”。历数十载乐此不怠，颇多心得不与前贤易家及当世名流苟同，自成一家之说。唯以经为纲，索隐探赜，直契古易心源。并于《周易·系辞传》中寻根审度，旁参《说卦传》，乃至博览兼容，慎思明辨，反复推敲，终付之实践总结而拟成《小成图》蓝本。初传于巴渝民间，因多妙用而遂开一端，不径流行。今有称“与爻辰纳甲、梅花易数相题，堪称正宗周易之说”者，并誉之为“自汉易及宋易后又一里程碑，于周易穷源究本及象数运具继往开来的意义”。姑不论其所誉过及，仅就其理法渊源约举一二，试以管见写出，唯期易界师长同仁赐正。

## 一、“太极”体用之发明

《周易系辞传》曰“是故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业”。“太极”一辞，《易》仅此一见，其中真义，历代各有其说，诠释多于“形上”之辨，宋“理”发挥尤甚；汉易象数弘开，易家辈出，如京房纳甲等，旨在卦气、五行杂学兼收，固于此并无凿论。迨

邵子先天易发脉，风开一代。中渗诸说，理事不囿其一，但于“太极”一辞曰“太极何物也？无为之本。”以此阐述，明言“形上”之道，而未见道用象数落实之论。至近世西学东渐，现象物理之学汇流，不乏有科学知解并入，以致今人论易频有学理等混淆之事，无以旨归。以霍先生之见“今人论《易》也有言‘无极生太极’云云，实属概念不明。‘无极’一辞乃从道家出，非《易》所有，所误皆由“图”出。“太极图”中阴阳两仪，无非两气假形，表有无相对之意。又征“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”之理趣，无色无味，浑然一元未可形者，老子所谓‘有无相生’即此，故‘太极’即‘一’，‘一’即一切之‘全体论’也，焉能另有‘无极’之理”。曾撰文曰：“历来贤达于‘太极’之阐述发挥多与‘形而上者谓之道’的贡献，诚可肯定，然于《系辞》经反复推敲，颇当从象数中落实。”故在《太极实为大衍筮法的全过程》明确指出“...《系辞》中‘太极’之义，则明示成卦、排列、判断等诸问题。‘太极’即大极之意，与‘大衍’之‘大’同，‘极’者尽也，用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极其数（数极于十，十进位制之自然数制，古今中外通）以定天下之象，所谓‘极数知来’之本义。故《易》言‘太极’即‘是故四营而成易，十有八变而成卦’之总称；“八卦而小成，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则天下能事毕也”。尽管如此，笔者以为“太极”乃至“无极”之根本仍无定论。所谓“无极生太极”，诚非《易》之所有，但就其本义，当与《老子》“道生一”一贯而来，即此以为“太极”为“一”无疑；以霍先生之见，“太极”即是“全体”论，虽“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”然《易》中“是生两仪”之辞，究非“形上”之体，故不离阴阳两气；即便能阴能阳者非阴阳所为，仍于“能”“所”之间，因此依然为“一而二，二而一”的。今亦不乏从“图”阴阳鱼而误以为“太极”为“二”者，所以言“无极生太极”实为理上不明所至。因此有“八卦而小成在‘十有八变’后写出，大衍筮法一爻三变，六爻十八变而成一六爻卦体，故‘小成’与‘大衍’相对。‘太极’为大象，即‘一有全有’”之发

明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而“小成”即八卦，为小象，为高度浓缩之表征。由是‘...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则天下能事毕也’。由“太极”而“小成”发用之纲成矣，体用之理亦明，所谓“纲举目张”，其理法脉络也显见一斑。又《易》曰：“...易也，无为也，无思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”，此“易”则不同于前述“太极”义，而指“形上”道。本性虚空无为无思，故“寂然”，因“感”而通者，已在“形下”。“感”者阴阳和合之谓，若非体性充满具足岂凭两气交“感”而“通”？“太极”一辞实乃圣人法乎天地，了悟宇宙本性之高度概括，即“一有全有”“物物一太极”之义。先生道肯“形上”之贡献，但不予论而发于外用，旨在“形下”一体的象数理之义而已，此当为明体发用之证。所为者何？“道无器无以明道，器无道而莫能成器”之理。由是孔子研易之心得，乃集上古文化之大成，《系辞传》实为其学贯人天而明体起用文章，又岂能泛言学理？因而霍先生以为“圣人作易，当有妙用，岂能徒设空洞之理，理依象起，但无空发之理；若漫无边际，究同虚设”之论也就言之在理。故此亦可作《易》之“太极”一辞以和显道的佐证了。《系辞》有“易有圣人之道四焉，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”其所谓言辞、动变、制器、卜筮等或可解为教化立言、达理明政、设器致用、顺天应时一体四学而已，若能贯通，方可“周知万物而道济天下也”！诚然，道之为用，岂能执乎一边而论哉？《易》曰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而“道体无形”，“器以载道”而已，因器有别，应之国政即成治国之道；应之于兵即成用兵之道；应之人身即成养生之道等，天地人“三极”之中无不涵盖。

## 二、“小成图”之法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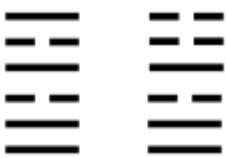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成图”架九宫（洛书）之式，法贯奇门、太乙、六壬“三式”之精

蕴，唯《易》是从，去繁就简，甚为直观，绝非臆想造作。“天地设位，乾坤定矣”。天上地下，人在其中，三极涵摄。《系辞传》开章言明乾坤之义，此非他也，其中要义皆以象数理一体而得以落实。因此上述“天地”句，乃法天地之用语，故拟天地二盘而明事之功。“子曰‘乾坤，其《易》之门邪’。乾，阳物也，坤，阴物也，阴阳合得而刚柔有体，以体天地之撰，以通神明之德”。明乎此，效法天地而立两盘制器之用即成。而后方可论“在天成象，在持成形，变化见矣”。天盘主动，为大动态之象；地盘主静，九宫不变而可成形。乾刚坤柔，天恒动，地恒静之功能谓之“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”是以“天尊地卑”以配天地盘，因人于中，皆受牵缚，故默然于心“法天地”而隐，不立人盘，遂定“小成图”之式：将六爻体卦（“太极”）展开放大于“九宫地盘”中摩荡，乃合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”之理。”

<“洛书”式之九宫>

四 巽	九 离	二 坤
三 震	五 地盘	七 兑
八 艮	一 坎	六 乾

如：《睽》之《归妹》



<“八卦而小成”之图>



“小成图”布局当符上阳下阴，左阳右阴此人体物理运动法则，以“四正”法（体卦上于离九、下于坎一；左于震三、右于兑七四宫）；“四隅”法（以体中互取，依次分别于巽四、坤二；之卦中互取，依次分别于艮八、乾六四宫中）即致“八卦成列”。此所谓“两仪生四象”。两仪者，内外之卦；四象乃表意之象，即一种态式，系四方面象征意义；即四种态式一“阖辟往来”（见后论）由此可观象玩占而推吉凶之论方成可能。所谓“象事知器，占事知来”。

“易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，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兼三才而俩之，故六。六者，非它也，三才之道也。”若及三才之道，其义似应有二：一者即“太极”体卦，兼具三才之理；二则再经体卦展放于九宫之中，由天地盘相摩荡重合成八方之独立体卦，即为“小太极”。此乃四方上下六合，加之四维即为十方一“大太极”。而九宫八方各一“太极”，皆归于大统一之体。由是“宇宙全息”理法存矣！至此“八卦而小成”即“太极”“全体”之用明焉。唯以《系辞》为宗纲，由“大衍筮法”可知“太极”(六爻之体，大象)之理。至于“八卦”之辞，霍先生曾撰举《国语》《左传》三则筮例中“之八”“皆八”之辞多年探究不得贯通，后得启于韩仲民先生“六十四卦并非八卦重叠而成”(《帛书周易六十四卦浅说》)之独特见解。并从《周易》卦予自身内部结构原理中加以论证。于“八卦定吉凶”之“八”字义予以明确，以为“‘八卦’一辞即名词与量词两义混成，易误解仅为名词，故‘小成’法为人忽略”。因而“八卦”实为体卦分离只有八种故名，遂以“一有全有”义提出“六十四卦先于八卦，八卦乃解易时从整体分割而成”之新论。其中道理颇耐寻味，若及于人，当有首必有体肢，有身无首焉能成人！俗言“麻雀虽小五脏齐全”此为自然法则，于理无碍。故“小成”(小象)之法乃体卦之浓缩展开之用备至。

“小成图”之式若究缘由，似与“河图”“洛书”相系，明代来知德认为“河图一、三、七、九阳也，天之象也；二、四、六、八阴也，地之象也，即奇偶位次，而天地之交见矣”(《易经来注图解》)。河图左旋(顺时针)即具循环义，并体现奇偶相配，生成相依，阴阳聚合，此乃天地之道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互根互有之理。而洛书图奇数为阳，象征天道之运行规律，阳气从北方始发。

按顺时针左旋经东而渐近，再按顺时针左旋经东而渐进，再至南盛，后至西方减弱。以奇数“一”于北，表阳气初生；“三”于东长，“九”于南盛，“七”于西减；其偶数为阴，表地道运行轨迹；阴气由西南始发，按逆时

针旋转，经东南渐增，东北极盛，相断西北渐减；以偶数“二”于西南，“四”于东南增，“八”于东北至盛，“六”于北衰。奇数居正，偶数居隅位，反映阳主动，阴主静，阳化气，阴成形之义。由图式可知其实为大统一平衡系统无疑，亦即一“太极”也。故《系辞》云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或可解为：河者银汉星河简称，自“洛”地发明，圣人则之以书之。是为圣人“仰观”“俯察”之记录。老子所谓“人法地，地法天”焉非一证乎？人立于天地，而“地”何尝出乎阴阳聚合之理，引而伸之，“天下事毕”。此分明“物物一太极”“天人合一”思想体现。明了小成图为易之所用。自然立言有据，立法可依，立器能度，以致“厚德载物”也。故“图”假九宫，决非简单套用其架构，其中要义也实非深明学理而贯而通者所能道。所谓“易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”即此，《周易·系辞上》曰：“法象莫大于天地，变通莫大于四时”圣人立器观象，乃合天地变化之法，故曰“法象”，取法于天地，即以天地法则定位：“通变”以“四时”即天地现象取法，因而设“局”效法，至此，已明理在“时位”即“宇宙”法则。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云“往古来今谓之宙，四方上下谓之宇”，易之法象除体卦时位涵摄，“小成”更为时空立器之用。二盘即立，方论“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”之事，乃致“刚柔相摩，八卦相荡”，至此可观“象在其中”了！概而方之，此理当合“天圆地方”之说。今人不乏望文生义者，以为古人不明现象物理所误天“圆”地“方”之实，此谬当以纠正。笔者以为，天“圆”者，圆满遍周之谓，因“空而无所不包”之义；地谓“方”者，地有形，因人相对，可成方向、方法等。“小成图”以九宫式者，以己定位，此亦可谓“太极”点，继而扩大，因相对应方而设“九宫”之式，再由天地盘运动荡合而成卦象。所谓“法象莫大乎天地”故，此何尝不是“圣人立器以为天下利”之发明焉？

### 三、易知简能准则

《系辞》曰“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，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”，而“成象之谓乾（即‘在天成象’），效法之谓坤（即‘在地成形’）”以“广大配天地，变通配四时，阴阳效配日月，易简之善配至德。所谓“天地设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”，“小成图”发明天地之用，空间入手，兼时于其中。说卦云：“帝出乎震，齐于巽，相见乎离（日从东出，震为东，万物生长由雷震而始，随东南巽风而长高，离为南方为日中，为光明，万物皆相见），致役乎坤，说言乎兑（坤为西南为地，劳作于地万物皆致养；兑为西为正秋，收获之节故言悦）；战乎乾，劳乎坎，成方乎艮。（乾为西北，言战者为阴阳相薄也；坎为北，万物如倦而归藏，艮为东北，为止，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）是以“日往则月来，月往则日来，日月相推，暑往则寒来，寒暑相推而岁成焉”。乾坤已定，三才一贯，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之事明也，故“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”九宫八方且除时空各有所主：

乾宫——乾为健为天为道为父为君，为西北为十月，宫主事业功名。

坤宫——坤为顺为地为腹为母为文，为西南为六月，宫主考学主名。

震宫——震为动为雷为足为长男，为东方为二月，宫主动静迁移等。

巽宫——巽为入为风为股为长女，为东南为三四月，宫主进退财帛。

坎宫——坎为陷为水为耳为中男为病盗隐伏为十一月，宫主命病盗。

离宫——离为丽为火为目为中女为南方为五月，宫主性及文书消息。

艮宫——艮为止为山为手为少男为东北为十二月正月，宫主门户等。

兑宫——兑为说为泽为口为少女为毁折为西为八月，宫主口舌饮食。

“小成图”理法一贯，“兼三才而两之”法天地而立两盘，制器“观象”，唯“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”之“简易”之理。所谓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”此阐述“天地盘”运用之要，以断吉凶；方者，方法与方向，吉凶定向定点，即为“用神”，此离“九宫”焉能令属？而后方可“在天成象，在

地成形，变化见矣”。“成象”者，为天盘动态之谓，“成形”者，为地盘方圆恒定之谓。展开放大而于九宫中(地盘之谓宫)，经天盘摩荡而成八卦，即“天垂象”，“小成图”谓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”之理，然九宫荡成八卦，唯中宫落空难以落实，历代文献未名，如“奇门”等则皆寄坤而用之。霍氏以为中宫乃“神无方，易无体”之所，故建“中”方可立“极”。“奇门”所以寄“坤”定“中”宫者，莫不符“坤藏”之理。《老子》曰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万物由一而生，一“中”之极也。故发明天地盘“四正”，“四维”两两归一之“归藏法”，此论建立前无古人，解易中千古疑难。海外有学者著称：归藏易并非遗失，仍在民间，尤于风水术中。诚非虚言！其中奥秘非慧心独运，慎思明辨者莫办。麻衣道曰“羲皇易道，包括万象，须知落出，方有实用”。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移”！乃仿“天地”而显“全体”之功。余以为“乾坤乃易之门户，以天地盘为体，以阖辟之机为用，以体现天地奥秘之撰述，可使学者神而明之能有所得，而‘八卦而小成’乃阴阳合德之展现。是以“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仁与义”。霍先生指出易与数术原本有别，今多混淆，若论及分野历未明文，今之文献虽有归类之举，究无凿论以定。“小成图”以《系辞传》等为宗，旁涉《说卦》诸典。不籍“五行生克”之论，所谓“易以道阴阳”。《易》不论“五行”，“五行”一辞初见于<书经·洪范篇>，或似与物理能态相仿，其渊源据闻早于《易》，《系辞》未见提及，故为另一脉无疑。然以“阴阳”义论，“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”故“仅阳气或阴气，自不可成万物”郑玄易学以为《周易》数与“五行”相联系，以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即与大衍数一致，大衍数本为天地数。以为《系辞》虽无明言，但有“五位相得而各有合”其中有阴阳之数相配合，天地之气方生万物。

尽管如此，笔者以为，“小成图”籍“洛书”式即具“生成”义，因“洛书”数立人道而法天地之用，此所谓“天地氤氲，万物化醇，男女构精，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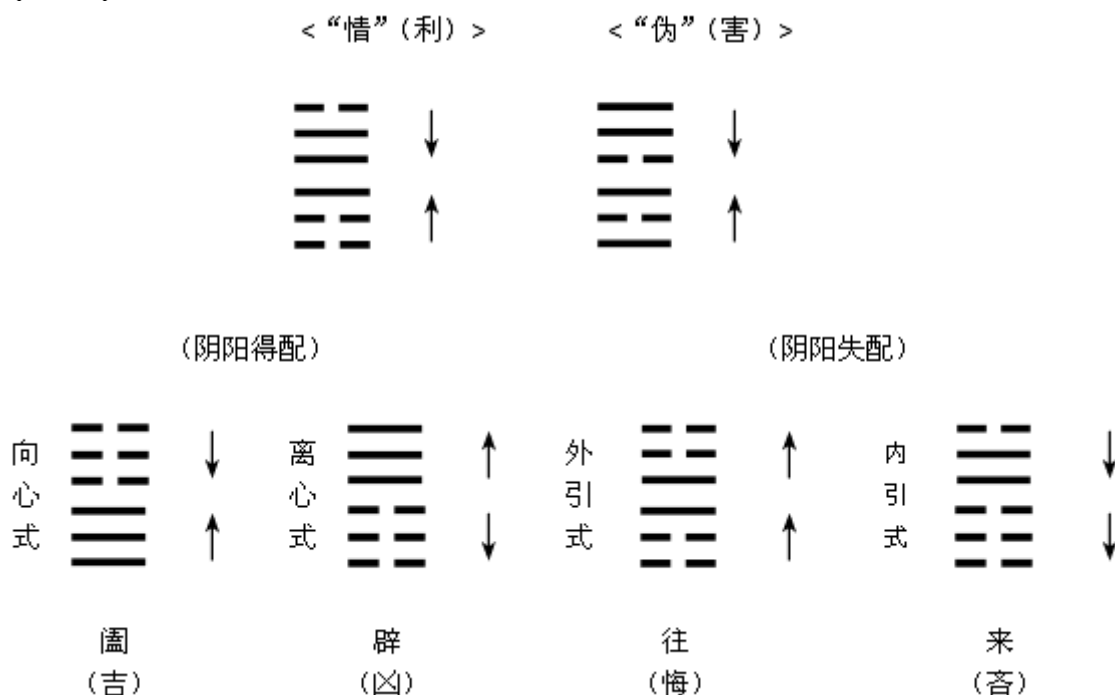


物生化”，故备于“地盘”自有成形之要。《小成图》法不以“五行”者，无非唯“象”是取，以阴阳得失升降论用，事虽有异，但于内仍不相背。至于“阴阳升降”之理早于东汉时期，由大易学家荀爽（128—190年）提出，并成体系。但仅于两气之理解经，亦落偏颇，以致难以广传。故《小成图》用之有别，霍先生不拘一隅，唯以《易》为核心，研“几”别有心得，“精义入神，以致用”，实践而明之。《易》言阴阳，不论体用：言得失（阴阳相配）之理，不论五行生克，仅两气升降而已。‘刚柔相推，而生变化’，阖辟往来而明吉凶；《易经系辞正解》别有慧眼，明千古之未明。此乃呕心研几所得发明，理自有据，精思绵密。此“易以道阴阳”也，《系传》曰“是故易者象也，象也者像此者也”是“八卦以象告”“象外无辞”之理，是为返朴归直之本法。除形象思维入手外，更有逻辑思维。如拟二分法（阴阳）及三分法（单卦上中下主爻论）一、上主爻卦：艮、兑、乾；二、中主爻卦：坎、离；三、下主爻卦：震、巽、坤。并提出取象兼以传统汉字六书基本功能：象形表意形声转注嫁接等法则，并在对《系辞传》及《说卦》等作深入研究后发现，前者属“大衍数”而后者系“天地数”此纯粹易家之妙用体现。所谓“观阴阳而立卦”“发挥于刚柔而生爻”之三爻相重之理。“小成”起卦即以个位数得出一个三爻为一体之单卦，别与“先天卦”起法（先生以为《易经》原典未提及）《系辞》中“天一地二、天三地四、天五地六、天七地八、天九地十”即可注为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”十天干，《周易参同契》中之月体纳甲，《帛书周易》之六十四卦排列，及风水《罗经》中二十四山应用皆有此“天地数”成卦之遗迹。（详见霍氏《周易大衍之数释疑》）故小成起法不计算，奇数为阳卦，偶数为阴卦，后世只知纳甲之名，而不知“天地数”是实。即：

甲	乙	丙	丁	戊	己	庚	辛	壬	癸
1	2	3	4	5	6	7	8	9	10
乾	坤	艮	兑	坎	离	震	巽	乾	坤

“天地数”天数为阳：1 3 5 7 9(天数 25)地数为阴：2 4 6 8 10(地数为 30)合为 55 数。霍先生以为发挥简能之要，象要如此成卦亦当如此，按纳甲罗列看，“天地数”似乎多出壬癸，即乾坤二卦重出，先生以为“并非失于自然，实用人为而合于自然，盖因天地至大而万物生于中”故。对此笔者一时难以苟同，并试从九宫中似有窥出平衡及循环之机点，此或我浅陋之见。另“观阴阳而立卦”即天地数成卦，当然万物皆有阴阳，故“现象”而立卦自然包括其中(先象后数)，以本人实而践之，“八卦先天数”等也可适用，可归“先天为体，后天为用”之理，总之能相应则可。至于“小成图”设“九宫”之式，决非简单用其架构，其中要义非深明学理贯而通之者所能道也。故用法不籍五行，以象取用，八卦定吉凶；“刚柔相推”论进退变化；“往来阖辟”四象阴阳升降得失而论吉凶悔吝、情伪利害。《系辞传》有“吉凶悔吝生于动”之论，人之行动不离阴阳，因而以阴阳八卦之性情示人动态(“八卦告吉凶”)，人有进退往来，以象阴阳，卦有“阖辟往来”、“阴阳升降，乾坎艮震为阳，诸阳上升，独坎下降(一般中有特殊)，巽离坤兑为阴，诸阴皆降，独离上升(一般中有特殊)”(《周易预测初探》)，由此‘变动以利言，吉凶以情迁’‘言利’者，乃顺利之象具动，如外引之卦，利为客可采取主动，而入为‘利用’易理指导之，利则动，不利则静，即趋避之理；‘情迁’者，情来自性，故以阴阳得配而向心为有情相交，为吉，阴阳失配则情迁而不吉。‘是故爱恶相菌而吉凶生，远近相取而悔吝生，情伪相感而得害生’；远者，由内向外，外引不已，上下卦皆升谓之‘往’，往为悔，取象于‘远’则生悔。悔则吉之渐。近者，由外向内引，内引不已，上下卦下降谓之‘来’，为吝，吝者凶之渐。‘悔吝’者，吉凶之‘中介’，即转化过程，进退之枢机，最当把握。‘情伪相感而利害生’，阴阳得配为‘情’，一阴一阳相感而‘利’，‘伪’即阴阳失配，阳对阳，阴对阴，失配无情，于是‘无情’”(见霍斐然《周易系辞正解》)此纯粹《周易》一脉之法也。

(例图):



[ 注 ]以上之例其中得失二式尚未列出：如阴阳得配内引式“来”为“贞”(固)不为凶，外引式“往”为“亨”(通)；阴阳失配向心式“阖”为凶，离心式“辟”为仇，为凶。

《易》曰：“阖户谓之坤，辟户谓之乾”“一阖一辟谓之变，往来不穷谓之通”，由是“阖辟往来”之理终落于用。至此，乾坤、阴阳之义明矣。“易以道阴阳”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阳动阴静“夫乾，天下之至健，德行恒易，以知险”，然非天象地形难以告，故“见乃谓之器，制而用之谓之法”。“八卦以象告爻 爻象以言情，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”因此若以“易则易知”论，确符“至简”直观之功。

### 结束语

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明《易》之本义也，以三易，即易、简易、不易三要及象数理三法则一体起用而已。然历代注家如林，参差莫辨，良莠共存，各运时风，遂成二趣。或望文生义，说理贬用；或取小法而舍本义等不一而足，各执一端，以致体用途分雅俗，恐有悖圣人本心。古有“洁静精微，易

之教”之名言，其中蕴涵实难一言而概全。笔者无心在此作一论证，仅就“易”之功作一题及之片言，余不赘述，亦不过一孔之见。另，笔者究初涉易理，加之时限仓促成稿，难免意脉不畅，或词不达意、粗糙繁杂者必然！然良机难遇，方家汇集之际，为学不敢错落求教之时，故不揣浅陋成文。

重庆易学爱好者：李灵江

公元二00二年岁在壬午冬月于巴渝观心斋